

水滸全傳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箴曰：〇

上臨之以天鑒，下察之以地祇。明有王法相繼，暗有鬼神相隨。忠直可存於心，喜怒戒之在氣。爲不節而忘家，因不廉而失位。

勸君自警平生，可嘆可驚可畏。

話說當時宋太公，撥個梯子，上牆頭來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伯餘人。當頭兩個，便是鄆城縣新參的都頭。却是弟兄兩個，一個叫做趙能，一個叫做趙得。兩個便叫道：「宋太公，你若是曉事的，便把兒子宋江獻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隱藏不發，教他出官時，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幾時回來？」趙能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裏吃了酒歸來。亦有人跟到這里。你如何說得過！」宋江在梯子邊說道：「父親，你和他論甚口！孩兒便挺身出了官，縣裏府上，都有相識。明日便吃官司也不妨。已經赦宥事了，必當減罪。求告這廝們做甚麼！趙家那廝，是個刁徒，如今暴得做個都頭，知道甚麼義理！他又和孩兒沒人情，空自求他。不如出官，免得受這廝腌臢氣。」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兒！」宋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到有

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裡，如何能勾見父親面。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須有程限。日後歸來負農時，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宋太公道：「既是孩兒恁地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個好去處。」宋江便上梯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我的罪犯又不該死。今已赦宥，必已減等。」且請二位都頭進弊莊少叙三盃，明日一同見官。」趙能道：「你休使見識賺我入來！」宋江道：「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你們只願進家裏來。」宋江便下梯子來，開了莊門，請兩個都頭到莊裏，堂上坐下。連夜殺雞宰鵝，置酒相待。那一伯土兵人等，都與酒食管待，送些錢物之類。取二十兩花銀，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當夜兩個都頭在宋江莊上歇了。次早五更，同到縣前下處等待。天明解到縣裏來時，知縣纔出陞堂。只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聞彬見了大喜，責令宋江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贖到閻婆惜爲妾。爲因不良，一時恃酒諍論鬪毆，致被悞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看罷，且叫收禁牢裡監候。滿縣人見說，誰不愛惜他，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備說宋江平日的好處。亦且閻婆惜家又沒了苦主，只是相公方便他則個。」知縣自心裏，也有八分出給他。當時依准了供狀，免上長枷手杻，只散禁在牢裏。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使用錢帛。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這張三又沒了粉頭，不來做甚冤家。縣裡疊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赦前恩宥之事，已成減罪。擬定得罪犯，將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更兼他又有錢帛使用，名喚做斷杖刺配，又無苦主執證，衆人維持下來，都不甚深重。當廳帶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無非

是張千、李萬。當下兩個公人領了公文，監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置酒相請管待兩個公人，賞發了些銀兩與他放寬。^(三)教宋江換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上麻鞋。宋太公喚宋江到僻靜處叮囑道：「我知江州是個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里去。你可寬心守奈。我自使四郎來望你。盤纏有便人常常寄來。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夥，切不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一節牢記於心。孩兒，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憐見，早得回來，父子團圓，弟兄完聚。」宋江洒淚，拜辭了父親。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臨別時，囑付兄弟道：「我的官司，此去不要你們憂心。^(四)只有父親年紀高大，我又不能盡人子之道^(五)，累被官司纏擾，背井離鄉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要爲我來江州來^(六)，棄撇^(七)父親，無人看顧。我自江湖上相識多，見的那一個不相助？盤纏自有對付處。天若見憐，有一日歸來也。」宋清洒淚，拜辭了，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宋太公，不在話下。有詩爲證：^(八)

殺人亡命匿家山，暮夜追兵欲避難。自此便從繹綫去，江州行見展雲翰。

只說宋江自^(九)和兩個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已得了宋江家中^(十)銀兩，又因他是個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三個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火做些飯吃。又買些酒肉，請兩個公人。宋江對他說道：「實不瞞你兩個說，我們明^(十一)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山寨上有幾個好漢，聞我的名字，怕他下山來奪我，枉驚了你們。我和你兩個，明日早起些，只揀小路里過去。寧可多走幾里不妨。」兩個公人道：「押司，你不說：俺們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過去，定不得撞着他們。」當夜計議定了，次日起個五更來打火。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路裏走。約莫也走了

三十里路。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宋江看了，只叫得苦！來的不是別人，爲頭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將領着三五十人，便來殺那兩個公人。這張千、李萬說做一堆兒，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哥哥，不殺了這兩個男女，等甚麼！」宋江道：「不要你污了手，把刀來我殺便了。」兩個人只叫得苦！「今番到不好了！」劉唐把刀遞與宋江。宋江接過，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答道：「奉山上哥哥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哥乞官司，直要來鄆城縣劫牢。却知道哥哥不會在牢裏，不會受苦。」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了路道，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便請上山。這兩個公人不殺了，如何！」宋江道：「這個不是你們弟兄擡舉宋江，到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萬劫沈埋。」若是如此來挾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劉唐慌忙攀住胳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了刀。宋江道：「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却得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小弟這話不敢主張。」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在那里，專等迎迓哥哥。容小弟着小校請來商議。」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由你們怎地商量。」小嘍囉去報。不多時，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在前，後面數十騎馬跟着，飛到面前下馬。敘禮罷，花榮便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宋江道：「賢弟，是甚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吳學究笑道：「我知兄長的意思了。這個容易，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晁頭領多時不會得與仁兄相會，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略請到山寨少叙片時，便送登程。」宋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扶起兩個公人來，宋江道：「要他兩個放心。寧可我死，不可害他。」兩個公人道：「全靠押司救命。」一行人都

離了大路，來到蘆葦岸邊。已有船隻在彼。當時載過山前大路，却把山轎教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上歇了。叫小嘍囉四下里去報請衆頭領，都來聚會。迎接上山，到聚義廳上相見。晁蓋謝道：「自從郟城救了性命，弟兄們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光輝草寨，恩報無門。」宋江答道：「小可自從別後，殺死淫婦，逃在江湖上，去了年半。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面，偶然村店裏遇得石勇，稍寄家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却是父親恐怕宋江隨衆好漢入夥去了，因此詐寫書來喚我回家。雖然明吃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覷，不曾重傷。今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我期限相逼，不敢久住，只此告辭。」詩曰：

方枷鐵鎖並臨頭，坐守行監不少休。天與英雄逢水滸，劫囚行見出江州。

晁蓋道：「只如此忙！且請少坐。」兩個中間坐了。宋江便叫兩個公人，只在交椅後坐，與他寸步不離。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都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上來。先是晁蓋把盞了，向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起，至白勝把盞下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弟兄們衆位相愛之情！宋江是個得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辭。」晁蓋道：「三兄直如此見怪！雖然賢兄不肯要壞兩個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我梁山泊搶擄了去，不道得治罪於他。」宋江道：「哥哥，你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擡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衆位來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裏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個緣故，情愿教小可明吃了官司。及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爲快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惶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

順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願只就兄長手裏乞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晁蓋、吳用、公孫勝一齊扶起。衆人道：「既是哥哥堅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裏吃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只和兩個公人同起同坐。當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吳用道：「兄長聽稟：吳用有個至愛相識，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爲戴院長。爲他有道術，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疎財。夜來小生脩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本人做個相識。但有甚事，可教衆兄弟知道。」衆頭領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將二十兩銀子，送與兩個公人。就與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個個都作別了。吳用究和花榮直送過渡，到大路二十里外，衆頭領回上山去。只說宋江自和兩個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來。那個公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馬，衆頭領一個個都拜宋江，又得他那里若干銀兩，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三個人在路，免不得飢餓渴飲，夜住曉行。在路約行了半月之上，早來到一個去處。望見前面一座高嶺。兩個公人說道：「好了！過得這條揭陽嶺，便是潯陽江。到江州却是水路，相去不遠。」宋江道：「天色喧熱，趁早涼過嶺去，尋個宿頭。」公道：「押司說得是。」三個人厮趕着遶過嶺來。行了半日，巴過嶺頭，早看見嶺腳邊一個酒店，背靠巖崖，門臨怪樹，前後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個酒旆兒來。宋江見了，心中歡喜。便與公人道：「我們肚裏正飢渴里。原來這嶺上有個酒店。我們且買碗酒吃去了便走。」三個人入酒店來。兩個公人把行李歇了，將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讓他兩個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個時辰，

不見一個人出來。宋江叫道：「怎地不見主人家？」只聽得裏面應道：「來也，來也！」側首屋下走出一個大漢來。宋江看這漢子時，怎生模樣？但見：

赤色虬鬚亂撒，紅絲虎眼睜圓。揭嶺殺人魔祟，鄴都催命判官。

那人出來，頭上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布背心，露着兩臂，下面圍一條布手巾，看着宋江三個人，唱個喏道：「拜揖！客人打多少酒？」宋江道：「我們走得肚飢。你這里有甚麼肉賣？」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渾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二斤熟牛肉來，打一角酒來。」那人道：「客人休怪說！我這里嶺上賣酒，只是先交了錢，方纔吃酒。」宋江道：「這個何妨。倒是先還了錢吃酒，我也歡喜。等我先取銀子與你。」那人道：「恁地最好。」宋江便去打開包裹，取出些碎銀子。那人立在側邊，偷眼睨着，見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心內自有八分歡喜。接了宋江的銀子，便去裏面舀一桶酒，切一盤牛肉出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筯，一面篩酒。三個人一頭吃，一面口裏說道：「如今江湖上歹人多有，萬千好漢着了道兒的。酒肉裏下了蒙汗藥，麻翻了，劫了財物。人肉把來做饅頭餡子。我只是不信，那里有這話！」那賣酒的人笑道：「你三個說了，不要吃我這酒和肉。裏面都有了麻藥。」宋江喚道：「這個大哥瞧見我們說着麻藥，便來取笑。」兩個公人道：「大哥，熱吃一碗也好。」那人道：「你們要熱吃，我便將去盪來。」那人盪熱了將來，篩做三碗。正是飢渴之中，酒肉到口，如何不吃。三人各吃了一碗下去。只見兩個公人瞪了雙眼，口角邊流下涎水來。你揪我扯，望後便倒。宋江跳起來道：「你兩個怎地吃得三碗便恁醉了？」向前來扶他，不覺自家也頭暈眼花，撲地倒了。光着眼，都面面厮覷，麻木了動彈不得。酒店裏那人道：「慚愧！好幾日沒買賣。今日天送這三

頭行貨來與我。」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岩邊人肉作房裏，放在剝人凳上。又來把這兩個公人也拖了入去。那人再來，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後屋內。解開看時，都是金銀。那人自道：「我開了許多年酒店，不曾遇着這等一箇囚徒。量這等一個罪人，怎地有許多財物？却不是從天降下，賜與我的。」那人看罷包裹，却再包了，且去門前望幾個火家歸來開剝。立在門前，看了一回，不見一個男女歸來。只見嶺下這邊，三個人遶上嶺來。那人恰認得，慌忙迎接道：「大哥，那里去來？」那三個內一個大漢應道：「我們特地上嶺來接一個人。料道是來的程途日期了。我每日出來，只在嶺下等候不見到。正不知在那里擔閣了？」那人道：「大哥，却是等誰？」那大漢道：「等個奢遮的好男子。」那人問道：「甚麼奢遮的好男子？」那大漢答道：「你敢也聞他的大名。便是濟州鄆城縣宋押司宋江。」那人道：「莫不是江湖上說的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那大漢道：「正是此人。」那人又問道：「他却因甚打這里過？」那大漢道：「我本不知。近日有個相識從濟州來，說道：『鄆城縣宋押司宋江，不知爲甚麼事發在濟州府，斷配江州牢城。』我料想他必從這里過來。別處又無路過去。」他在鄆城縣時，我尙且要去和他廝會。今次正從這里經過，如何不結識他。因此在嶺下連日等候。接了他四五日，並不見有一個囚徒過來。我今日同這兩個兄弟，信步鐙上嶺，來你這里買碗酒喫。就望你一望。近日你店裏買賣如何？」那人道：「不瞞大哥說，這幾個月裏好生沒買賣。今日謝天地，捉得三個行貨，又有些東西。」那大漢慌忙問道：「三個甚麼人？」那人道：「兩個公人，和一個罪人。」那漢失驚道：「這囚徒莫不是黑矮肥胖的人？」那人應道：「真個不十分長大，面貌紫棠色。」那大漢連忙問道：「不會動手麼？」那人答道：「方纔抱（空）進作房去，等火家未回，不會開剝。」那大漢道：「等我認他一認。」

當下四個入(一)進山岩邊人肉作房裏，只見剝人凳上，挺着宋江和(二)兩個公人，顛倒頭放在地下。那大漢看見宋江，却又不認得，相他臉上金印，又不分曉，沒可尋思處。猛想起道：「且取公人的包裹來，我看他公文便知。」那人道：「說得是。」便去房裏取過公人的包裹打開，見了一錠大銀，尙(三)有若干散碎銀兩。解開文書袋來，看了差批，衆人只叫得慚愧。那大漢便道：「天使令我今日上嶺來。早是不會動手！爭些兒悞(四)了我哥哥性命！」正是：(五)

冤讎還報難迴避，機會遭逢莫遠圖。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那大漢便叫那人快討解藥來，「先救起我哥哥。」那人也慌了，連忙調了解藥，便和那大漢去作房裏先開了枷，扶將起來。把這解藥灌將下去。四個人將宋江扛出前面客位裏。那大漢扶着，漸漸醒來。光着眼看了衆人，立在面前，又不認得。只見那大漢教兩個兄弟扶住了宋江，納頭便拜。宋江問道：「是誰？我不是夢中麼？」只見賣酒的那人，也拜。宋江答禮道：「兩位大哥請起。這里正是那里？(六)不敢動問二位高姓？」那大漢道：「小弟姓李名俊，祖貫廬州人氏，專在揚子江中撐船，稍公爲生，(七)能識水性，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這個賣酒的，是此間揭陽嶺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盡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這兩個兄弟，是此間潯陽江邊人，專販私鹽來這里貨賣。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大江中伏得水，駕得船，是弟兄兩個。一個喚做出洞蛟童威，一個叫做翻江蜃童猛。」兩個也拜了宋江四拜。宋江問道：「却纔麻翻了宋江，如何却知我姓名？」李俊道：「小弟有個相識，近日做買賣，從濟州回來，說道哥哥大名，爲事發在江州牢城來。李俊未得拜識尊顏，往常思念，(八)只要去貴縣拜識哥哥。只爲緣分淺薄，不能勾去。今聞仁兄來江州，必從這里經過。小弟連連在嶺下

等接仁兄，五七日了不見來。今日無心，天幸使令李俊同兩個弟兄上嶺來，就買盃酒喫。遇見李立，說將起來。因此小弟大驚，慌忙去作房裏看了，却又不認得哥哥。猛可思量起來，取討公文看了，纔知道是哥哥。不敢拜問仁兄：聞知在鄆城縣做押司，不知爲何事配來江州？」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直至石勇村店寄書，回家事發，今次配來江州，備細說了一遍。四人稱嘆不已。李立道：「哥哥何不只在此間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宋江答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尙兀自不肯住，恐怕連累家中老父。此間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義士，必不肯胡行。你快救起那兩個公人來。」李立連忙叫了火家，已都歸來了。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裏來，把解藥灌將下去，救得兩個公人起來。面面厮覷，你看我，我看你，都對宋江說道：「此間店裏怎麼好酒，我們又吃不多，便恁醉了！記着他家，我們回來，還在這裏買吃。」衆人聽了，都笑。當晚李立置酒管待衆人，在家裏過了一夜。次日，又安排了酒食管待了，送出包裹，還了宋江并兩個公人。當時相別了。宋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兩個公人下嶺來。逕到李俊家歇下。致備酒食，殷懃相待，結拜宋江爲兄，留住家裏。過了數日，宋江要行，李俊留不住，取些銀兩賞發兩個公人。宋江再帶上行枷，收拾了包裹行李，辭別李俊、童威、童猛，離了揭陽嶺下，取路望江州來。三個人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時分，行到一個去處。只見人烟輦集，市井喧譁。正來到市鎮上，只見那里一夥人圍住着看。宋江分開人叢，也挨入去看時，却原是一個使鎗棒賣膏藥的。宋江和兩個公人立住了脚，看他使了一回鎗棒。那教頭放下了手中鎗棒，又使了一回拳。宋江喝道：「好鎗棒拳脚！」那人却拿起一個盤子來，口裏開呵道：「小人遠方來的人，投貴地特來就事。雖無驚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遠處誇稱，近方賣弄。」

如要筋重膏，(二)當下取贖。如不用膏藥，可煩賜些銀兩銅錢，贖發咱家，休教空過了盤子。」那教頭盤子掠了一遭，(三)沒一個出錢與他。那漢又道：「看官高擡貴手！」又掠了一遭，衆人都白着眼看，又沒一個出錢賞他。宋江見他惶恐，掠了兩遭，沒人出錢，便叫公人取出五兩銀子來。宋江叫道：「教頭，我是個犯罪的人，沒甚與你。這五兩白銀，權表薄意，休嫌輕微。」那漢子得了這五兩白銀，托在手裏，便收呵道：「恁地一個有名的揭陽鎮上，沒一個曉事的好漢，擡舉咱家！難得這位恩官，本身見自爲事在官，又是過往此間，顛倒贖發五兩白銀！正是：

當年却咲鄭元和，只向青樓買咲歌。價使不論家豪富，風流不在着衣多。

這五兩銀子，強似別的五十兩。自家拜揖，願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人天下傳揚。」宋江答道：「教師，量這些東西，直得幾多，不須致謝。」正說之間，只見人叢裏一條大漢，分開人衆，搶近前來。大喝道：「兀那廝是甚麼鳥漢！那里來的囚徒，敢來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教頭這廝，那里學得這些鎗棒，(四)來我這里逞強？俺已都分付了衆人，不許賣發他，如何敢來出尖？」拈着雙拳，來打宋江。不因此起處(五)相爭，有分教：潯陽江上，聚數籌攪海蒼龍的好漢(六)；梁山泊中，添一夥巴山猛虎的英雄(七)。直教：殺人路口人頭滾，聚義場中熱血流。(八)畢竟來打宋江的是甚麼樣人？(九)且聽下回分解。(一〇)

(一)「箴曰」至「可嘆可驚可畏」三本無。全傳本、芥子園本却把這篇箴文移到第五十四回去了，見該回(四)。

(二)「上壇頭來看時」三本無「頭」字。

(三)「只見火把叢中」原本「見」誤翻作「有」，今據各本改正。

〔四〕「若是隱藏不發教他出官時」容與堂本挖去「發」字。三本作「若是不教他出官時」。
〔五〕「你如何說得過」三本「說」作「賴」。
〔六〕「孩兒便挺身出了官縣裏府上都有相識明日便吃官司也不妨已經教宥事了」三本作「孩兒便挺身出官，也不妨。縣裏府上都有相識，况已經教宥的事了」。

〔七〕「不如出官免得受這斷騰膈氣」三本無。

〔八〕「日後歸來負農時」三本無「負農時」三字。

〔九〕「我的罪犯又不該死今已教宥必已減等」三本作「我的罪犯，今已教宥，定是不死」。

〔十〕「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全傳本、芥子園本這句下有「正是：都頭見錢便好，無錢惡眼相看。因此錢名好看，有錢無法無官」。

〔十一〕「當夜兩個都頭在宋江莊上歇了」貫華堂本無「宋江」二字。

〔十二〕「同到縣前下處等待」三本無「下處」二字。

〔十三〕「知縣時聞影見了大喜」三本「聞」作「文」，容與堂本仍作「聞」。

〔十四〕「一時特酒諍論鬧」各本「諍」作「爭」。原本此葉係石渠閣補刊，疑有誤。

〔十五〕「所供甘罪無詞」容與堂本「詞」作「辭」。

〔十六〕「亦且闔婆惜家又沒了苦主只是相公方便他則個」三本無。

〔十七〕「也有八分出豁他」三本「出」作「開」。

〔十八〕「那時闔婆已自身故了半年」三本這句下有「沒了苦主」句。

〔十九〕「擬定得罪犯」三本無。

〔二十〕「將宋江脊杖二十」全傳本、芥子園本「將」作「把」。

〔二十一〕「置酒相請管待兩個公人查發了些銀兩與他放寬」三本作「置酒管待兩個公人，彌發了些銀兩」。

〔二十二〕「我的官司此去不要你們憂心」三本作「我此去不要你們憂心」。

〔二十三〕「我又不能盡人子之道」三本無「不能盡人子之道」七字。

〔二十四〕「休要爲我來江州來」三本「來江州來」作「到江州來」。

(三五)「棄撇父親」貫華堂本「撇」作「擲」。

(三六)「有詩爲證」至「江州行見展雲翰」三本無。

(三七)「只說宋江自和兩個公人上路」三本無「自」字。

(三八)「已得了宋江家中銀兩」三本無「家中」二字。

(三九)「我們明日此去」全傳本、貫華堂本「明」作「今」。

(四〇)「不要你污了手」全傳本、芥子園本「污」誤作「汗」，貫華堂本作「汙」。

(四一)「劉唐把刀遞與宋江」全傳本、芥子園本這句下作「詩曰：有罪當官不肯逃，逢人救解態堅牢，存心厚處生機巧，不

殺公人却借刀。」

(四二)「却知道哥哥不會在牢裏不曾受苦」容與堂本「哥哥」下「不會」二字空白。芥子園本作「却知道哥哥一向在牢裏不

曾受苦」。

(四三)「萬規沈埋」三本無。

(四四)「那時却得與你們相會」三本「得」作「待」。

(四五)「小弟這話不敢主張」三本乙作「這話小弟不敢主張」。

(四六)「由你們怎地商量」容與堂本挖去「怎地」二字。

(四七)「後面數十騎馬跟唐」容與堂本「面」作「帶」。

(四八)「叫小疍騙四下里去報請衆頭領」三本無「報」字。

(四九)「去了年半」容與堂本「年半」作「二年」。

(五〇)「因此詐寫書來喚我回家」貫華堂本無「詐」字。

(五一)「詩曰」至「劫囚行見出江州」三本無。

(五二)「都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上來」三本「都」作「分」，無「上來」二字。

(五三)「足見弟兄們衆位相愛之情」三本無「衆位」二字。

(五四)「三兄直如此見怪」三本「三兄」作「仁兄」。

(五五)「雖然賢兄不肯要壞兩個公人」貫華堂本「賢兄」作「仁兄」。

〔六〕「哥哥你這話休題」三本無「哥哥」二字。又貫華堂本「你」作「兄」。

〔七〕「及斷配出來」各本「及」作「急」。

〔八〕「小可不爭隨順了哥哥」三本無「哥哥」二字。

〔九〕「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願只就兄長手裏乞死」三本無「哥哥」二字，「兄長」作「衆位」。

〔十〕「夜來小生脩下一封書在此」各本「脩」作「修」，下同。又原本二字並見，下不更舉。

〔十一〕「在路免不得飢渴飲夜住曉行」三本無。

〔十二〕「天色喧熱趁早涼過嶺去」三本「喧」作「暖」，「涼」作「走」。

〔十三〕「我們且買碗酒吃了便走」容與堂本作「我們且買碗酒吃了却走」，三本作「我們且買碗酒吃再走」。

〔十四〕「怎地不見主人家」三本「見」下有「有」字。

〔十五〕「宋江看這漢子時怎生模樣但見」貫華堂本無。全傳本、芥子園本只有「怎生模樣」一句。

〔十六〕「赤色虬鬚亂撒紅絲虎眼睜圓揭鎖殺人魔嶽鄧都催命判官」貫華堂本作「赤色虬鬚，紅絲虎眼」八字。

〔十七〕「那人出來」貫華堂本無。

〔十八〕「拜揖」三本無。

〔十九〕「這個何妨」三本無。

〔二十〕「那人道恁地最好」三本無。

〔二十一〕「你兩個怎地吃得三碗便恁醉了」三本「三」作「一」。

〔二十二〕「別處又無路過去」三本無「過去」二字。

〔二十三〕「信步鏢上嶺」三本「鏢」作「鏢」，容與堂本作「踏」，「鏢」當是「鏢」字音近之誤。

〔二十四〕「這囚徒莫不是黑矮肥胖的人」貫華堂本「不」作「非」。

〔二十五〕「方纔拘進作房去」三本「拘」作「拖」。

〔二十六〕「當下四個入進山岩邊人肉作房裏」三本「入」作「人」。

〔二十七〕「挺齋宋江和兩個公人」容與堂本挖去「和」字。

〔二十八〕「尚有若干散碎銀兩」全傳本、芥子園本「尚」作「上」，貫華堂本作「又」。

〔六六〕「爭些兒悞了我哥哥性命」原本「悞」誤作「惜」，今從各本改正。

〔七〇〕「正是」至「得來全不費工夫」貫華堂本無。

〔七一〕「宋江答禮道兩位大哥請起這里正是那里」貫華堂本作「宋江道，這里正是那里」。

〔七二〕「專在揚子江中撐船稱公爲生」原本及各本「揚」誤作「楊」，今改，下並同。三本「稍」作「梢」，下同。又原本各字互出，下不更舉。

〔七三〕「說道哥哥大名爲事發在江州牢城來李俊未得拜識尊顏往常思念」三本作「說起哥哥大名，爲事發在江州牢城，李俊往常思念」。

〔七四〕「你看我我看你都對宋江說道」三本這三句刪存一個「道」字。

〔七五〕「此間店裏恁麼好酒我們又吃不多便恁醉了記着他家我們回來還在這裏買吃」三本作「我們想是行路辛苦，恁地容易得醉」。

〔七六〕「次日又安排了酒食管待了」三本無「了」字。

〔七七〕「致備酒食」三本「致備」作「置備」；原本及各本二詞互出，下不更舉。

〔七八〕「市井喧譁」三本「喧」作「讀」，下同；原本及各本二字互出，下不更舉。

〔七九〕「也揆入去看時却原是一個使館揀寶藥的」三本無「也」字，「原」下有「來」字。容與堂本「原」下添補「來」字。

〔八〇〕「口裏開呵道」容與堂本、貫華堂本「呵」作「科」，下文「收呵」同。

〔八一〕「如要筋重膏」三本「膏」下有「藥」字。貫華堂本「重」作「骨」。

〔八二〕「查發咱家休教空過了轆子那教頭轆子掠了一遭」三本作「查發，休教空過了。那教頭把轆子掠了一遭」。

〔八三〕「教頭這厮那里學得這些鎗棒」至「如何敢來出尖」三本無。

〔八四〕「不因此起處相爭」三本無「處」字。

〔八五〕「潯陽江上聚數灘擺海香龍的好漢」貫華堂本無「的好漢」三字。

〔八六〕「梁山泊中添一夥巴山猛虎的英雄」貫華堂本無「的英雄」三字。

〔八七〕「直教殺人路口人頭滾聚義場中熱血流」三本無。

(八〇) 「畢竟來打宋江的是甚麼樣人」三本作「畢竟那漢爲甚麼要打宋江」。

(八一) 這回原本自第一葉「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六」至第六葉「又得他那里若干銀兩一路上只」，共六葉一百四十四行三千二百三十九字，係「石渠閣補」。又原本第八葉「牛肉出來」至「便是濟州鄆城縣宋」，全葉字跡有模糊處，今據各本參訂。